

聂虹影：文学世界里，与最好的自己相遇

■ 口述：聂虹影 作家
■ 记录：张国领

·人物简介·

聂虹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冰心散文奖”“报人散文奖”“长征文艺奖”“吴伯箫散文奖”“当代军人最喜爱图书奖”“中国副刊优秀作品奖”等奖项获得者。著有作品集《昨日如歌》《兵心虹影》等6部，作品曾被中国文学馆收藏，并收录《大学语文》教材。



聂虹影在采访革命老兵

作家
聂虹影

我与文学的缘分，也可以说是我和军营的缘分。永远忘不了36年前那个深秋的早晨，我穿着宽大的军装，背着有我身体一半重量的背包，坐上火车，开启了我的军旅人生。

追梦——从云南大山到鲁迅文学院

青春年少，怀揣着英雄梦，来到了部队，豪情万丈地想着在部队干出一番成绩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然后把这身军装永远地穿下去。可如何干、干什么才能被关注并得到认同，才能脱颖而出实现我的英雄梦，是我苦苦思考的问题。靠体能？体重只有40公斤的我，一阵风来就可能被刮倒，似乎在体能上没有什么优势。靠军事训练？齐步正步跑步我也难脱颖而出。靠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战火已经平息，已经进入和平时期。新兵连高强度训练之余，我将这些想法和困惑变成文字，写在了日记里。

当时，为营造浓厚的新训氛围，连里要求新兵积极给广播站和黑板报投稿。喜欢写点东西的我开始兴奋，一气呵成好几篇，将稿件恭恭敬敬地递给班长。班里有个能写作的

兵，令班长喜出望外，她一脸自豪地把稿子交到了连部，后来我一篇篇的小稿子成了广播稿，写在了黑板报上，被贴上有写作特长标签的我，逐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在新兵连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自己也从文字里找到了感觉，写作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写诗、写散文、写小通讯，也写表扬稿，后来只要涉及文字的工作，基本上都由我完成。

新兵下连后，在滇南那个遥远的深山里，我熟悉了边关的山山水水，懂得了界碑的神圣与庄严。我用手中的笔不停地记录着，有关青春，有关军营，有关战友，有关职责和使命，还有内心的感悟，都变成我笔下的文字，我把所见所闻写成文字，装入信封，托邮车带出去，投往一个个报纸和杂志。稿子发走了，心仿佛也跟着稿子走了，天天盼着编辑部的来信，但大部分稿件都石沉大海，即使收到了回信，大多也是退稿信。写稿，投稿，退稿……由满怀希望到失望沮丧再到充满新的期待……就这么努力着也煎熬着。终于，我的一篇散文变成了铅字，发表在一家市级报纸副刊上，是我的处女作。至今我记得当时打开信封抽出样报的情景，那份欣喜若狂，不亚于范进中举。

紧接着，又有几篇文章被报纸杂志刊发，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军营是创作素材的沃土，也是培养创作人才的沃土，作品积累了一定程度并获奖之后，我被部队选送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从基层部队来到文学殿堂，触摸到了文学的天花板，那段日子，我全身都洋溢着创作的激情。

感恩——文学给了我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

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日子，由于年龄小，创作和生活上都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微不至的关爱。隔壁宿舍的邱姐，每天为不吃早饭就去上课的我带个茶叶蛋。对门宿舍的金大哥，嘱咐我要永远保持这份天真善良。30多年过去了，我也一直铭记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师兄那番“写东西也不能影响过日子”的忠告。那段难忘的时光，赋予我的不只是文学素养和写作技能，还有温暖的情谊。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徘徊在北京的街头，当时通信还不发达，和作家老师信中约好了周六晚上到家里送稿子，不想周六晚上，北京却突然下起了大雪，我在风雪中穿行，由于路不熟，我坐错了公交车，倒来倒去边走边问，到老师家楼下时，已是夜里10点多钟了。上去还是不上去，上去吧这么晚打扰人家，没准老师已经休息了。不上去吧，又显得不守信用。最终还是敲开了老师的家门。看着满身是雪的我，老师愣住了，他没想到我会冒雪而来。连忙把我让进屋坐下，美丽的师母火速地煮了碗姜汤端上来。把稿子交给老师后我连忙告辞，一是不想过多打

扰，二还怕晚了赶不上回去的末班公交。师母找了个带盖子的玻璃杯，把姜汤盛到里面塞给我，说既可以解渴预防感冒又可以暖手御寒。老师和师母送我到公交站，老师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但贵在坚持。”老师告诉我，在他接触的女孩子中，不乏喜欢文学且悟性也很高的，“但是后来恋爱结婚生子后，就不写东西了，没有坚持下来，很可惜。”坐上公交车，隔着车窗与老师夫妇告别，看着漫天飞雪中热心的老师，我心中涌动一股暖流，我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一定坚持下去，否则都对不起师母这碗姜汤。

我和爱人也是因为文学结缘，他曾在我散文集《一路花开》的跋中写道：“有缘分的人才能走到一起，而对我与虹影来说，散文是我们相识、相知、相爱、相伴的媒人。我平凡而幸福的日子，是因为散文的缘分，也是散文给我带来的福分。因此，我一直在享受文缘。”

当年军校“橱窗”展出了我的作品，身为教员的爱人才知道，给他当课代表的女孩子原来还是个小作家。他与我聊文学，聊着聊着，最后聊成了一桩姻缘。婚后，我们先后换了三个省份四个城市工作生活，他始终无怨无悔支持呵护着我的文学梦，他的宽厚与包容，使我可以放心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写想写的文，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不用绞尽脑汁地去平衡写作和生活，他是我的力量和港湾。有人比喻婚姻是一场凿壁偷光，幸运的是，透过缝隙，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彼此的光亮。婚后，我所有出版文集的跋都由我爱人来写，这既是对我们爱情的纪念，也是对这份文缘的回馈。

感恩一路走来给我帮助的师友亲人，是她们给了我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在我后来出版

的《昨日如歌》《一路花开》《兵心虹影》等书籍中，亲情、友情、爱情、兵情，真挚的、善意的、美丽的人性之情，都会聚在我的文字里。这份爱和感动，让我始终坚守自己文学的初心，无论职务与身份如何变化，文字一直与我相依而行。

坚守——用文学形式呈现心中的责任与使命

如果说生活是一个容器，那么文学就是我对生活过滤的筛子。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即使在基层部队担任主官的8年时光，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每年依然有10万字左右的作品发表，因为，我坚信，不管工作生活的场景如何转换，我的文学情怀不会转变。

因为这身军装，我几乎走遍边关的山山水水，每次都有不同的发现和感悟。驻守国门边境战友们的奉献与牺牲，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宁让生命透支，不让使命欠账”，也见证了什么是“用生命践行使命”。战友们的这种坚守与付出，让我感到，不能仅仅用新闻的形式记录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还需要用文学的形式来呈现他们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

我感到，身边处处是素材，尽管我一直在不停地写，但一直都写不尽，一直都处于来不及写的状态。我在抒写中成长，在抒写中感动，甚至在抒写中体验到一种悲壮。我认为，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和战友们共同完成的，我是用笔书写，但战友们是在用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参与这份书写。

后来，因为部队整体转隶，我又成为一名警察，我所在的移民管理警察队伍中，很多战友长年坚守在雪域高原、沙漠戈壁等艰苦边远地区，他们奉献了青春甚至生命。2021年12月4日，我的战友蔡晓东被罪恶的子弹射中，永远倒在了禁毒战场上。

多年来，我多次到祖国的边关采访，当我面对西藏阿里战友手指甲盖上的凹陷，当我在红其拉甫前哨班看到战友发紫的嘴唇时，当我看到随时面临塌方和泥石流危险的独龙江踏查的战友，当我面对坚守在无人区黑戈壁上的战友时，除了感动外，还有深深的心疼。

战友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让我有一种紧迫感，我有责任让每名国门卫士、戍边民警都能从作品中找到自己伟岸的身影和光辉的形象，有义务让更多的读者从体味到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担当作为和牺牲奉献。

我一直认为，写作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世界，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说它小，是因为它是个人的写作，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艰苦的积累。说它大，是由于尽管是个人的写作，但不是个人化的效果，它可以影响和感染别人，我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

在文学的绵延小道上，我艰辛却快乐地跋涉着，从青春年少走到两鬓如霜，从市作协会员到省作协会员，再到中国作协会员，从黑板报广播稿到中央级大报大刊，再到作品获奖，集结出版，一个个创作成果令自己的人生丰满充盈，可以说是文学成就了我的今天。今生，能在文学世界里，与最好的自己相遇，何其有幸！

■ 口述：林晓云 作家 ■ 记录：张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林晓云：在泥土中行走 抒写美丽的家乡



·人物简介·

林晓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江南山乡》《旗杆底》、长篇生态报告文学《桥语》。

“剪一道光，透过天色的红妆，掩不住满面惊喜，云幕那端浅浅地吟唱……只为你，谱一世的痴狂。”文学在我心中像一座山，与她相遇激发了我用心去感悟和攀越的愿望。在不断仰望、不断攀越的过程中，我饮到了知识的泉水，学会了坚强和柔韧，领略过她的博大和深沉，并获得了坚定的信心和无穷的力量。

灰色童年里的独特快乐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我在九个月大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疾病对我的煎熬从记事起就开始，我看见同龄的伙伴们在外面疯跑、无忧无虑嬉戏时，多少次都试图挣扎着站起来，但纤

细的双腿软得像面条，任凭怎样用力也站不稳。父母整日忙于教学，把我放在母亲工作的一个寨子里，那时的我孤独无助，经常会哭，泪水汇着一缕缕心灵的悸动流进心里。我时常手脚并用挪出小屋，外面多彩的大自然让我迷恋，天总是蓝蓝的，偶尔飘过的云朵变幻着各种图形，任人无限遐想。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我深深地沉迷于大自然的天籁之音，趴在草丛边，听蟋蟀弹琴，青蛙唱歌，看蚂蚁搬家、燕子垒窝……大自然启蒙了我的学习，让我懂得了阳光和雨露能使植物生长，田野、果园、溪边成为我的乐园。在探索自然中，淘气的我时常捧着鼻脸脸肿，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底。

一天，父亲送给我一本精美的《老爷爷故事》绘本。绘本中有太阳、月亮、风雨、雷电，还有那些我不认识的文字。但那些文字对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这本绘本成了我进入文学殿堂的那束光，我开始识字、阅读。

阅读把我带入了一个更加奇妙、绚烂、深邃、多彩的世界，在明净的天空下我一天天成长。充满幻想的我常呼朋唤友在宽大的石板上玩游戏、过家家，尽情地将我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地讲给同龄小朋友听，书籍为我灰色的童年带来了独特的快乐。童年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从指间流过。

我渐渐长大，阅读成了我最喜欢的事。我经常静静地坐在屋中阅读一整天，阅读让我认识了无数原本不可能知道的英雄；让我懂得了大海的包容、天空的深邃、大地的厚德；也教会我力的神奇，传授我光的炫丽，告诉我能量的守恒。我喜欢那些文字在白色书页上绽放的样子，充满神奇，充满幻想。阅读对我而言就是一份享受，简单的文字被作者巧妙组合在一起，就成了催人奋进的句子，无数个这样的句子，又构成了一篇篇渗透灵魂的美文。

猛然间，我发现，文字是一座架在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它让我轻而易举地感受到了世间的酸甜苦辣和真善美丑。渐渐地，我也试着去写一些东西，随着文章见诸杂志和报端，我的生命中也多了一份憧憬和期盼。

用心去感悟文学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的浙江温州，正处在一个积蓄力量、为经济爆发式增长打基础的时期。一个个传奇的创业故事，一段段精彩的人生经

历，可以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表现，而报告文学现场性、及时性、真实性等要素决定了其文体的独特魅力。于是，我怀揣报告文学的梦，将自己融入社会这片真实的厚土，去观察、去感受、去理解、去传递表达。我克服了身体的不便，前往温州各地的企业采访，一家一家地跑，一个一个地交流，我有幸见证了温州模式的发展，也让自己的精神境界从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先后发表了《浙南一树花》《少壮派诗潮》《崛起的历程》《命运建筑师》《强者尽风流》等7篇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

命运之神也为我这个残疾姑娘打开了就业之门，我进了县机关工作。那一段日子，面对繁忙的工作、嗷嗷待哺的女儿、家人服装厂业务管理……精力透支的我只能被迫停止笔耕。以为自己就此和文学再无交集，直到2016年春天，当我看到82岁的恩师潘杰的自传小说，泪水顿时溢满我双眼，那时才意识到我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渴望其实从未泯灭。

在创作中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

从那时起，我每天挤出时间，坐在电脑边，写下从自己心底流淌出的真实与感悟。先后发表了十多万字的散文、两个中篇和13万字的创业报告文学。

在我的笔下，乡村是辽阔博大的，是充满无穷魅力和温润气息的，是不断涌动着灵感源泉的风水宝地。重走故乡路，双脚沾满新鲜的泥土，眼中充满深情的泪水，耳际回响着年少时的乡音，在行走中探寻文学的根基，寻觅作品中呈现的故事原貌、人物形象、情感归属。

散文集《旗杆底》的14篇，每篇散文前后文脉气息相通，讲述一个庭院里有烟火、有温度的中国故事。以细腻的心思、游子的乡愁和纪实叙事的文笔，缓缓翻开了温州林家大院三百多年的历史画卷，多方位呈现浙闽地域风情、非遗文化、传统习俗、风土人情。传递着乡土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顺天应时的理念。

四合院远不只是一座建筑，它是一个温暖的家，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是对于美好的追求，也是对于生活的守望。老屋是木制的，很朴素，透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它似乎有一股魔力，几时的恐慌总在进入的一瞬间消失，突然变得温暖，它总是能够让你把自己交给它。伴随着“吱呀”一声，爷爷、奶奶、大伯、大妈高兴地招呼我：“回来了！”他们淳朴厚道，不会说华丽的语言，但他们总是通过生活的点滴来表达对我的爱，他们会给我讲故事，他们会和我大声地说笑，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老屋的鹅卵石外墙斑驳，大门上的朱漆早已片片剥落。用手摩挲着已看不到金属光泽的黑褐色门环，心中会涌起一阵阵感动。推开木门，眼前的景象熟悉而陌生，阳光顺着天窗垂直打在天井上，潮湿的井壁已长出一层层青苔，昏暗的光线下，是一张佛像，供桌和香炉落满厚厚的灰尘。我努力仰头，不让泪水落下，却见老父若隐若现的房梁，回忆像打翻的砚台，任思绪流淌……

我喜欢这样创作，这是岁月为我留下的宝贵精神食粮，能够让我从忙碌的日常中暂时抽离，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去抚慰自己的心灵。这样的回归会让人变得安静，变得更有力量。